



花 賽 余

史 杲 編 著

花 賽 余

史 果 編 著
董 天 野 插 圖

中 華 書 局

余 賽 花

史 果 編 著

董天野 插 图

*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号)

中 華 書 局 出 版

(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号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号

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*

787×1092 毫米 1/32 · 4 1/8 印張 · 84,000 字

1962年9月第1版

1962年9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5,000 定價：(6) 0.34 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,5075 62.9 沪型

前 言

佘太君(賽花)是我国妇孺皆知的人物。人們热爱忠勇卫国的杨家将，同时也热爱杨門女将的代表人物佘太君。人們对她那种忠心耿耿、百岁挂帅的老当益壮的精神，給予很高的评价，贊誉她为“不老松”和“长寿星”。

佘太君在历史上实有其人。不过，她不姓佘而姓折(西北有些地方的人，讀折如余，因而訛传)，山西保德州折窝村还留着“折太君墓”。她的父亲折德辰(即小說中的余洪，辰讀以)，是宋朝的府州节度使。她家和杨家，都是以地方抗辽武装起家。折德辰和杨继业的父亲麟州刺史杨信(即小說中的杨衰)，都是先仕后汉，后仕后周，因此两家联姻是极自然的事。

保德州志的列女传中，記載了佘太君的生平事迹，說她为人“性警敏”，曾“佐夫立战功”。杨继业因失去应援，在陈家谷口战败殉国，后来为他“告御状”雪冤的，也正是这位佘太君。

“余賽花”这篇小說，描写的是她和杨继业青年时期的一段爱情故事，同时也描写了她英勇机智地协助父兄卫国守土的故事。故事主要取材于河北梆子“七星庙”和京剧“余賽花”。小說中提到的杨衰的梨花枪法，以及高怀亮和崔应龙这两个人物，都取材于徽剧“杨滚花枪”。至于李豹来汴梁摆擂的情节，則采自徽剧“万里侯”。材料来源如此，笔者做了一些改写的工作，自知未必恰当，这是要請讀者批評指正的。

作 者 一九六二年一月

目 次

一	窥中原辽邦兴兵	1
二	求援兵排云突围	10
三	余赛花代父把关	18
四	解重围割袍缔姻	28
五	赏元宵弟兄肇祸	40
六	崔应龙夜搜余府	49
七	闻婚变赛花惊心	59
八	探虚实李豹摆擂	64
九	杨继业百步穿杨	74
十	梨花枪老将逞威	83
十一	崔殿帅借刀杀人	92
十二	七星庙余杨重逢	102
十三	余赛花卖身	109
十四	高怀亮力擒李豹	116
十五	破奸谋英雄完婚	124

一 窺中原辽邦兴兵

在那唐末宋初——五代后周时候，西北府州地方有个余塘关。这关巍然雄峙在五虎山下，形势险峻。把关守将姓余名洪，官拜永安军节度使，声威赫赫。这余塘关却不是个等闲所在，它是当日抗辽前哨之一，儼然是保障中原的一道屏藩。

原来这时北辽已强大起来，它不止一次侵犯余塘，妄想打出一条缺口，以便进窥中原。怎奈余塘关坚如鋼城，每次都討不着便宜。但是敌人并没有死心，总妄想待机而动，卷土重来。

我們这个故事开场时正当夏末秋初，那时边城已是战云弥漫。一天下午，斜阳古柳中，忽聞有画角一声，悲凉而苍劲，角声吹动，万山发出回音。紧接着，那五虎山的最高峰上，便出现了烽烟一缕，矗立天际。这景象，显然是发生寇警的征兆。这时又有流星探馬在驛道上飞驰，惊沙四起，蹄声得得，直奔那夕阳紅照的关門。

探馬报些什么？原来辽国挂敌烈为帥，率領大軍五万，直指余塘，扬言要复



流星探馬在驛道上飞驰，……

数载屡败之仇。此时辽军前锋业已渡河，战机一触即发。

这敌烈是辽军宿将，颇知韬略。他认为以前屡次战败，都是因为余塘关城坚关险，易守难攻。因此，这一回改变策略，先派了一位使者，叩关下书挑战，邀请余元帅次日开关出战，两家在平原十里一决雌雄。

余元帅看罢战书，面色泛紫，须髯怒张，提笔批了“来日平原相见”几个字，遣发了来使。他的公子余勋在旁边看了，面现惶惑问：“爹爹为何轻许辽寇决战？”余元帅带着余怒说：“叵耐敌烈那厮竟敢笑我只会伏路把关，不会野战；老夫明日定要走马沙场，搦旗斩将，教那厮看看堂堂中国大将会野战也不会。”余勋说：“敌众我寡，敌强我弱；以关上五千守军，怎能抵敌辽人数万之众？父帅若是轻出，倘有疏失，那还了得！”余元帅张目问：“孩儿，你忘了八百勇士守住余塘关的故事么？辽狗虽多何惧！”

余勋明知这一战十分凶险，但又无法谏阻，猛然想起说：“吾家现有个女诸葛，父帅要出战，何不先问一问她呢？”余元帅微哂说：“你是说你那妹妹吗？罢了！常言兵凶战危，她一个闺秀家，何必来过问。你传令下去，将我那御赐的青狮大纛悬挂关门，敌烈那猪嘴敢于伸近的话，教他小心狮子的牙吻！”

次日，余元帅出战前，先带领将校，登城巡视。这位老将握甲挂剑，立身女墙边，了望关外战场。他那一把已略显苍然的美髯，在晨风中微微飘动，映着那张为风日所炙的紫红脸，一望而知是百战沙场的大将。

余塘关的地势又生得好！城堡屹立在一个高岗上，三面环水，一面通达平原，关外二里路的地方，便是鴉儿河。河身

不寬，但流水湍急，更加石骨成堆，嶙嶙然排列如鋸齒，客兵休想涉水而渡。河上有道鴉兒橋，過橋，就是平坦的砂埧，象一條狹窄的走廊，這就是未來廝殺之地。

余元帥遙指鴉兒橋，回顧眾將問：“橋邊芦花深处，配置了弓弩沒有？”公子余助說：“已埋伏了連環弩，敵兵敢于搶橋，必然無幸！”余元帥點頭，忽然側耳而听，判斷說：“唔，這是胡笳聲！……是的！”

可不是？一陣陣的笳聲，从远处峰際傳來，在那緊促而淒愴的笳聲中，只見那些山峽小徑、岩谷縫中，冒出了無數黑點，象蠅子樣，蠕蠕而動。才一霎眼，黑點已遍布山野。這是遼寇大舉進扑。關外群峰，烽火接天。

看了這個來勢，余元帥回視公子說：“今日必有一場惡戰！你妹妹為何不見？難道昨晚和我頂撞，今早還在嘔氣嗎？其實戰陣之事，份屬男兒，她們婦人女子大可不必預聞！你去傳令，不得我的令箭，府中女眷一律不許出戰！”余元帥吩示畢，才要傳命開關，忽見那執掌御籙的家將面上失色，他老人家就大不高興說：“余彪！你莫非有些怯戰？”

余彪挺立說：“末將跟隨元帥鞍前馬后，打了二三十年仗，幾時怯過戰來？不過今天敵兵勢大，其來有如野火，元帥倘若輕出，只恐惹火……”余元帥瞋目說：“哼！你難道不知遼人习性，易進更易退么？當年八百勇士……”余彪低声說：“當年末將也在八百人內。”余元帥嘉許說：“佳哉，兒郎！你既是余塘勇士，可隨老夫迎击敵軍，一显当年威风！”于是吹角擂鼓，大開關門杀出。

这时辽軍前鋒已逼近鴉兒橋，敵烈因探知關上兵少，傳令

渡桥搶关。桥边芦花丛中伏弩齐发，辽兵被迫后退。稍后，它的铁甲馬軍又继起猛扑。余塘将士虽然人数不多，但都是身經百战的健儿，见敌軍冲来，立即引轡接战。呐喊声、矛盾相击声，轰然雷震。混战中，忽见辽軍先鋒耶律熊立馬桥头，手舞巨錘，錘上遍染血污，嘶声狂喊：“我已夺得此桥，巴图魯！上！上！”

耶律熊正喊哩，不提防桥边轉过一員虎将，那将金盔宝鎧，神威凜凜，騎一匹紅鬃馬，毛片赤如火炭，那馬足力好快！就如一团烈焰，飞到桥头，那将直取耶律熊，手起一鞭，先鋒倒撞落水！桥边的連环弩趁势放箭，搶桥辽兵齐退，余塘軍复夺鴉儿桥。

夺桥的虎将乃是余洪。余元帅杀退辽兵，勒馬卓立桥上，遙望对陣，只见黑龙纛旗下有个穿紅袍的辽将，那将耳上戴着一对大金环，在阳光下閃閃发光，他似乎正为先行落馬，在那里責罵众将。余元帅料定他必是敌烈，暗想：“射人先射馬，擒賊須擒王，此时若能生俘敌烈，勝負可以立决！”

于是他把公子喚到馬前說：“我家世守边关，从不曾以寸土让人；如今我把守桥的重任交付你，你須力保此桥，休要有愧祖烈！”余勛毅然說：“决与此桥共存亡！”余元帅又喚余彪吩咐說：“你速精选一百騎，跟随老夫突陣，斬将擒王！”余彪取出銀笳，吹了起来，只见騎士紛紛奔集桥头，一百騎登时选就，余元帅命高扬青獅大纛，率領百騎，突入敌陣。

敌烈的护卫却是一班驍将，不但十分慍悍，而且各怀武艺。有的善于騎术，能負伤而不墜鞍，甚至乘人不备，擒捉过馬。有的善使飞石飞鏢，百步取人，无不如意。有的擅长蛮牌

滾刀，伏身陣中，剪取馬蹄。更有一班錘將，結成環陣，遇有敵將墜馬，立即萬錘交下。

余元帥這支軍突入陣中，與遼將發生惡戰，余洪四馬單槍，力襲而前，看看進抵黑龍旗下，與敵烈相距咫尺。余元帥說：“敵酋，你國屢戰屢敗，不思悔改，又來侵犯；老夫特來取爾頸血，清洗關前被污之土！”敵烈冷笑說：“老匹夫身陷重圍，死在眼前，還不自知？”余元帥說：“你既敢挑戰，何不引轡向前？”敵烈狠聲說：“少時拿住，定要生割爾肉，喂養我的狼犬！”

余元帥正要縱馬向前，冷不防斜刺里竄出一個滾刀手，疾如旋風，徑砍馬足。余元帥的戰馬靈警，前蹄躍起，刀手一剝未中，人滾到馬腹下，用刀仰刺，戰馬受創翻倒，那險惡的刀手立被壓碎，可是余元帥的一條腿却被壓住，頭上金盔跌落，露出星星白发。敵烈飛馬趕到，耳上金環連連擺動，舉鬼頭大砍刀，獠笑露齒說：“無知匹夫，自來送死！”刀鋒立下。

但是，這時還有另一刀鋒與敵烈刀鋒同時并举。那刀鋒飄警如電，敵烈才怔得一怔，頭上的貂皮盔已被削落，若不是頭低得快，已成去蓋的葫蘆。揮刀的是一員騎將，來時剽勁如風，刀法慈猛已極，削盔之後，順勢下剝馬項，那馬受刃狂跳，敵烈被顛翻地上，



敵烈才怔得一怔，頭上的貂皮盔已被削落。

声息俱杳。他那伙护卫望见，慌忙向前救起，退向陣后。

来将并不追赶，勒馬陣中，凜如天神。那将的身材不甚高，黑甲黑馬，甲上齿齿龙鳞，綴以金色花飾；戴一頂雪花鑲鉄盔，脑后撒一簇藍纓，面上罩着銅面具。战馬小而神駿，体黑如鴉，身帶点点血癍，掀蹄噴沫不已。

这黑甲壮士从何而来？原来他也在百騎之內，当騎士勒馬陷陣时，他虽然随队而进，但战来平平，絕少精采，因此同伴都暗笑他无勇，他也不去理会。直到此刻，匹馬单刀救了主帅，这才大大显露风采。

不过，余元帅虽然遇救，家将余彪却因力寡敌旗，誤中飞鏢，殞身鍾陣之內。其余的騎士，伤折亦重。幸而黑甲壮士沉着不乱，当即收集从騎，他自己一馬当先，众騎随后，力保余洪，突围疾走。将到鴉儿河边，辽兵已追及，正危急間，喜得公子余勛引兵杀到，于是并力杀退辽兵，保余洪回关。鴉儿桥守軍鏖战終日，矢石已尽，也撤回了关上。辽兵蜂拥渡桥，要乘势搶关，关上乱箭射下，势如驟雨，辽兵被射翻无数，稍稍后退。关上待自家軍馬撤完，紧閉关門，拽起吊桥。辽兵又呼嘯而来，将关門团团围住，从城楼下望，恰是人如潮水，城如孤島。

余元帅回关檢視伤痕，左腿骨已断，虽經軍医調治，却是疼痛不止。再一检点人馬，三分已折其二，余彪英勇战死，余公子也受箭伤。余元帅伤悼余彪之死，不禁洒下几滴老軍人之泪說：“伤哉，余彪！……老夫輕敌，害汝捐生陣中！”余勛劝慰說：“父帅請止悲，我軍今日虽敗，且喜余塘关又添了良将了！”

余元帅精神一振說：“你纵不提起，我焉能忘怀此人？此人于我有活命之恩，論功今日应推第一。佳哉，壮士，論他的勇概，还在余彪之上，关上有如此好将，我竟毫无所知，这不是有眼无珠？不过，說了半天，他毕竟是誰呢？”余勛說：“他的面具未除，还看不出面目。”余元帅說：“莫不是老将雷万？除了他，誰有这般驍勇？”余勛說：“决非雷万。須知，老将的身量要比壮士高出三寸以外。”余元帅說：“要么是馬保？”余勛說：“不象。馬保不善用刀。”余元帅說：“不管是誰，且引来见我。”

黑甲壮士应召入帐，他的行步蹣跚，似乎不胜疲劳。余元帅意欲自床上坐起，不觉触着伤痛，发出輕微的“啊啊”。黑甲才要参謁，余勛代他父帅传話說：“甲胄在身，免参！”黑甲站立。

余元帅熟視黑甲說：“今日若非壮士相救，老夫已作刀头之鬼，有功不可不賞。”說至此，回面問公子說：“咱們府庫中还有多少黄金？你命人尽数取来，如此良将，便是酬他千金，也不为多。”

黑甲摇头，表示辞謝。余元帅点头贊叹，对公子說：“此人不受金帛，大有风标！”余勛也說：“确非常人能及，真佳士也！”余元帅又說：“壮士欲受何等酬劳，何妨直言呢？但凡老夫力所能及，无不从命。怎么？你并无需求？……这如何使得！不如待老夫奏过天子，命你做个保卫指揮使，你看可好？”

黑甲不作声，似在思索。余勛插口說：“壮士，指揮使官职非小呵！”不料黑甲仍淡然摇了摇头。余元帅扬起一对花白的浓眉說：“怎么？連朝廷官职也不受！壮士須要晓得：我爱重你，并非为的报私恩，实是为国家选拔将才。壮士何須多辞？”

只听黑甲微声說：“小将不为求官而来，元帅恕罪！”語音顫动，似乎疲困已极。余元帅若有所思，忽問：“壮士休要见怪，我听你的声口，还带些稚气，想来你还未婚配罢？”

这一問可謂問得出奇，然而黑甲竟破例点了点头。余元帅因为这一猜居然猜中，一时竟忘了腿伤，哈哈大笑說：“你既然未婚，何不早說呢？老夫府中有一排云，此女子不但容貌出众，而且武艺超群，壮士若不嫌弃时，就由老夫作主，許配足下为婚；这該沒得說的了！”余助接口說：“壮士，你的造化不小呀！”暗示他快快致謝。

却没有料到，黑甲依然搖頭。余元帅慢慢有些不悅說：“这就奇了！这不要，那不要，……說了半天，你究竟姓甚名孰？怎么，你至今还戴着面具，不肯示人以风采？来！来！待老夫亲手与你解袍除盔。”

奇怪！黑甲似乎有所恐惧，竟連連后退。这当儿，余助走前两步說：“由我代劳吧！”一面說，一面已将黑甲系盔索解开，索解盔落，面目披露，众人一看，无不駭然。

原来黑甲竟是一个女子！一位英勇无伦的將軍，顿时变做綠鬢朱顏的女郎，怎不令人惊駭？帳中沉黑，起初，余元帅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及至細认，不觉脫口大呼：“賽花？……娃娃！……才是你啊！”余助更是不知所措，伸出双手，作拥抱状，口里喃喃說：“啊？……賽花？……啊，妹妹！”黑甲呢？这时却汗出如雨，面色发白，而且踉蹌欲跌。余元帅父子大惊，齐呼：“这是怎么了？”

呼声未已，忽见一个穿小紅袄、綠半臂的少女，从屏风后快步而出，黑甲正将傾跌，早被她一抱抱住，連喚：“姑娘！姑

娘！”一面急替黑甲卸甲，勒甲縶才解开，忽听她惊呼道：“我的天，护心铁镜碎了！”余元帅駭然說：“排云，快看看姑娘伤着哪里？”那少女急把黑甲扶往后帐去了。

不必多作介绍，所谓黑甲壮士，自然就是余洪的爱女赛花了。不过，趁着这个空档，却要說一說余赛花是怎样一个人物。



黑甲正将倾跌，……

赛花是个十八岁的姑娘，她的丰神特出，性情警敏。不错，论她的身份，是名門之女，侯府千金，但由于她生长的年代不同，因而从小便养成一种气概，和一般所谓大家閨秀不同。原来，那时国内经过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，中原扰攘不息，国事紛如乱絲。而北方的契丹(辽)却强大起来，趁势南侵不已。赛花生长西北，感怀时，心念邦国，同时又受了父兄的熏陶，打少年时代起，便把卫国守土引为己任。边地的风俗，本来讲究习武，就是女儿，也有不少学骑射的；赛花得了这个便利，自然悉心讲求，平日不但喜欢盘馬弯弓，掄刀試剑，而且研习兵法，頗通将略，因此，虽然还在年少，却已具有巾帼英雄襟度。

不过，赛花虽有这等才調，余洪却别有见解，等闲不放她走上战场。这因为：一者他名下只有这个女儿，平日爱如掌

珠，兵事主凶，战事主危，怎能让她去躬冒矢石，出入鋒鏑？二来他还有个固执的看法，总认为女孩儿家自宜恪守閨訓，哪能大馬金刀，与敌对垒？就是教她学得些武艺，也无非借以防身，是个备而不用意思。余洪的见解既然如此，这就无怪要严令女儿不許出战了。

但是赛花惟恐老父出战不利，劝阻又无效，不得已才改扮甲士，暗地随去保护。赛花既罩上銅面具，自然不怕人識破廬山真面目了。

二 求援兵排云突围

再說余元帅怕女儿伤着哪里，焦急万分。回想前事，又是惭愧，又是心疼，一心只等着后帐消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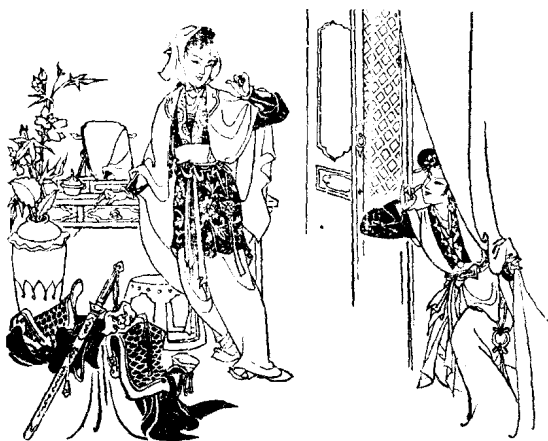
然而，比余洪更感焦急的，还有一个人，那就是排云。排云是赛花的贴身丫环，年紀也只有十七八岁。她生得很丰满，一头浓黑的秀发，一双眼睛大而有神，皮肤微带紫棠色。她的性情豪爽，举止活泼。平日因受女公子影响，也喜欢搬弄兵器，长于技击，更难得的是，她的騎術精良，为一班家将所不及。她平时敬重的，也就是她这位女公子，而赛花也从不拿她当平常奴厮看待，两人倒象一对知心密友。正因为这个緣故，排云对女公子的安危，怎能不表示最大的关切？

当她把赛花扶到后帐的时候，赛花突然睜大了眼睛，光采四射，同时伏在她肩头上，低声說道：“你不要失张失智，我又不曾伤着哪里，只为目今情势紧急，須要速作安排，我怕我爹和我唠叨个沒完，才使了这个脱身之計。如今，你可去告訴师

爷，就说我身上毫无伤损，只不过激战之后，神疲力倦，只消静息一会儿，就会复原的。”

排云依言走到前面回复了余元帅。等她回轉来时，赛花已卸了铁衣，此时不及理妆，身上只随意披了一袭蔚蓝色斗篷，头上挽做一窝丝，用一块帕子擦了头。排云复命说：“说过了，帅爷放了心，叫姑娘好静息。”赛花点头说：“这就是了。……排

云，你看我今天的举动，可象个奇男子，大丈夫？”排云故作淘气说：“还说大丈夫哩！那样跌跌撞撞的，吓了人



“你看我今天的举动，可象个奇男子？”

一身汗！”赛花失笑说：“怎么？不是大丈夫，帅爷会把你赏给我做……吗？”排云说：“不害臊！你不是说有紧急的事吗？还说这个！”

赛花忍笑说：“紧急是紧急，可也急不得。咱们来说正经吧，今天这场败，关上元气大伤，剩下的人马还不满两千，而围城的敌军却有四五万人，若要解围，只有依靠外援。若说向朝廷告急哩，远水救不得近火。眼前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就近向麟州搬取救兵！”

排云說：“麟州？是火山王楊袁嗎？”賽花說：“自然是火山王。不过，这又有一件为难处。火山王和我爹原是老朋友，不料遭受奸人挑拨，两位老友失了和，已多年不通音問。我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在这种时候，他怎肯老着脸去向火山王求救？为此，我才想到不如由我出面，去麟州搬兵，这就需要一個胆大心細的人，突圍而出。”

排云略作思索，把双眉一扬說：“姑娘，把这事儿交給我。”賽花抓住她的手問：“你拿得穩？”排云說：“包管三天內搬來救兵！”賽花說：“三天內有救兵，我就能死守三天。”排云說：“姑娘若能死守三天，奴婢就是登刀山，越劍樹，也要搬得兵來！”

一件旋乾轉坤的大事，就这样計議定了，賽花便去給火山王楊袁写信，排云开始作突圍下书的安排。

排云所做的第一件事，不是別的，就是飼飲战馬。突圍全要仗恃馬力，因此必須飼飲得法。她常騎的是一匹栗色馬，那馬的确是駿物，食飽飲足后，含轡不惊，待命即发。

其次才是装扮自己。为着行路方便，只好作男装。她戴一頂闊檐倒纓笠子盔，纓子作櫻桃色。穿一副巧制鋼甲，窄小附体。外面罩了青罗袍。背上插了一对短戟，腰間悬一口霜刃。結束停当后，揣了賽花书信，只等出发。

突圍的地点选的是西門外一段較窄的河面，登岸的地方有一簇民房，那些房屋虽經辽寇烧毁，但焦壁頽垣仍在，正好作得掩护。

直等譙楼上起了四鼓，排云快要出发了，她向賽花告別，下个半跪說：“姑娘，下书容易，守城艰难，奴婢选了容易的，姑娘可要保重啊！”賽花扶起說：“我們家世代代鎮守府州，竭